

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

文 | 王佩瑄

感覺我的三十歲後的人生正在垂死掙扎著。在過去三年間，我處於忙碌、疲憊不堪的混亂狀態，奮鬥著處理逝去的愛、破裂的人際關係、未實現的生涯目標，以及我未能達成這年紀的女性被認定為「成功」的所有條件的事實。同時間，外在的世界發生著更迫切的生死攸關的問題 – 種族不平等、氣候變遷、*covid* 疫情…等，相形之下我的存在性憂慮便顯得善感且細碎地無關緊要。無論身在全球菁英圈的泡泡棲地中是多麼安適，面對這些資訊洪流的餵食總感到無能的憤怒。我發現我在無限地享受自我照護的特權，卻除了憤世嫉俗的無為以及與集體共識的衝撞之外什麼也沒做。

「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」的雛形就是在這樣的個人危機下慢慢產生的。在某種程度上，我所愛慕的藝術家們提供了我持續找尋的心靈慰藉，讓我感到不再是隻身奮戰。安娜·瑪麗亞的人生與創作都是我的企盼能達到的榜樣，她證明了成為一位頂尖的女性藝術家並非不可及；在石澤英子的作品中，我照見自己對於自我存在的種種疑問與奇想被物質化；倪灝的 *Brace* 深刻地將權威工具與體制暴力的象徵，超越轉化為充滿生命和魔力的形體；菲利普的畫作撫慰了我內心深處的痛苦和渴望—兩種經常交織重疊的感受；喬舒亞在遍布抗議的分裂世界中替我表達了身為特權個體的挫敗；伊莉娜定義了一種超越心碎與主流敘事的女性定位；布蕾達堅定地相信深刻的情感是人類生命力量泉源，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時刻，這讓我對愛與快樂更堅信。

或許這個展覽計畫能讓我們重新思考自我經驗的獨立性，以此來解構自我的概念；也或許，這是我個人對於內在平靜與動能的自私企求，借助這些創作者的能量，打破我在樂觀與厭世之間無限往復的循環。希望我們共有的愛與困境能帶來別具意義的獨立觀點，在我們展示自我的情感和脆弱時，揭露的不是軟弱，而是共情與充權力量。